

重订



chongding
wangmengyingyan

王子孟英医案

主编◎盛增秀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重订王孟英医案

主 编 盛增秀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英 竹剑平 江凌圳

陈勇毅 盛增秀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订王孟英医案/盛增秀主编.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132 - 0268 - 8

I. ①重… II. ①盛… III. ①医案 - 中国 - 清代 IV. ①R249.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3186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北京市燕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7.5 字数 294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2 - 0268 - 8

*

定价 33.00 元
网址 [www. cptcm. com](http://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
书店网址 [csln. net/qksd/](http://csln.net/qksd/)

前言

王士雄（1808~1868年），字孟英，自号“半痴”、“随息居士”，更字梦隐。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曾迁居浙江盐官（今属海宁市）等地。他是晚清著名的中医学家，学验俱丰，尤精于温病学，是继叶桂、薛雪、吴塘之后的温病学派代表人物。王氏著述等身，不仅编撰了《温热经纬》、《随息居重订霍乱论》、《随息居饮食谱》等名著，还积累了大量临证医案，先后由周光远选辑《王氏医案一编》，凡二卷，题名《回春录》（道光二十三年刊）；张柳吟等复辑《王氏医案续编》，凡八卷，题名《仁术志》（道光三十年刊）；徐然石等再辑《王氏医案三编》（咸丰四年刊），凡三卷；咸丰五年十月王氏携眷回籍（浙江海宁盐官），赁屋而居，颜其草堂曰“归砚”。他感叹自父死后，即携一砚游于四方，荏苒30年，此时仅载一砚归籍，而先前游医时多有所录，乘归里之际作了整理编撰，题名曰《归砚录》（成书于咸丰七年），该书虽是医学杂记，但也载录了王氏不少医案；又《乘桴医影》是清同治年间抄本，记录了王氏部分医案，弥足珍贵。王氏医案的特点是记录详细，理、法、方、药完备，自成特色，深为医林所推重。近代著名医家张山雷曾评价说：“孟英临症验灵，处方熨帖，自古几无敌手。”确非过誉。

值得指出的是，王氏医案著述包括《回春录》、《仁术志》和《王氏医案三编》，悉由他人整理而成，其体例一脉相承，均不以病名、证名分立篇章，一般按患者就诊时间先后记述，有的还将几个不同的病案合并记录，这样难免有纲目不清、头绪紊乱之慨，从而给阅读理解和分析归纳带来不利，影响了王氏学术经验更好地继承和推广。有鉴于此，我们特对王氏医案著述作了重订，旨在进一步提高原书质量，使之更好地为防病治病服务。其重订主要方法如下：

一是将王氏上述各自成书的医案著述勒为一册，重新命名为《重订王孟英医案》，这样既解决了由于王氏医案著作种类多而分散造成购买和搜

集的困难，更有利于全面系统地阅读王氏医案，俾能得其全貌。

二是按医案所述的主病、主症，对病证相同者采取“以类相聚”的编排方法，将其归于一篇，分列温热案、伤寒案、瘟疫温毒案、中风案、疟疾案、痢疾案、疮疡痈疽案、经带案、胎产案、小儿诸疾案、七窍诸疾案等50余篇。鉴于王氏医案原著常将几个不同病证的案例合并为一条叙述，这次编排对此作了特殊处理，即根据具体病情，将其妥于分开，各归相应的病证篇中，如原《王氏医案三编》李华甫继室霍乱案与祝氏妇溺血案合为一条，重订时将其分列于霍乱案与血证案中。为使独立成条，故对原案中个别起连接作用的词如“继有”、“既而”等，径予删除。每案文末均标明原出处，如《回春录》、《续编》、《三编》、《归砚录》、《乘桴医影》，以便读者核查。

三是王氏医案原书的序、跋、凡例等，记述了原编者的整理编纂目的、编写方法和体例，有的还对王氏医案特点和学术成就作了评价，很有启发作用，这次重订以“附录”编入，供读者参阅。

四是本次重订的版本，《回春录》、《王氏医案续编》（《仁术志》）、《王氏医案三编》、《归砚录》均以《潜斋医学丛书十四种》（1918年集古阁石印本）为蓝本，《乘桴医影》以国内唯一的清同治抄本为蓝本。对文中个别错别字径予改正；文句欠通，或有疑义，或有脱文漏字者，则参照其他版本在正文某字某句下用括号标示予以校注，如“予参、芪（一本此下有‘杞’一药）”、“稍渐（一本作‘纳’）稀粥”等等；对难读的字注明读音，一般采取拼音和直音相结合的方法标明之，即拼音加同音汉字；对文中（含附录）费解的字和词、成语、典故等，则用浅显的文句，解释其含义，并在当页的下脚加以注记。

五是为了帮助读者领会王氏医案处方用药的特点，根据我们的学习和应用体会，特撰写了《王孟英医案处方用药特色》一文附于书末，仅供参考。

限于我们的水平，重订中难免存在错误，敬请同道指正。

重订者于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

2010年12月



目 录

CONTENTS

一、温热案	(1)
二、伤寒案	(53)
三、瘟疫温毒案	(54)
四、中风案	(62)
五、眩晕案	(65)
六、咳嗽哮喘案	(67)
七、疟疾案	(80)
八、肿胀案	(106)
九、伤食案	(112)
十、呕吐噎呃案	(113)
十一、痞证案	(116)
十二、泄泻案	(117)
十三、痢疾案	(122)
十四、霍乱案	(134)
十五、黄疸案	(137)
十六、痿痹案	(138)
十七、瘫痪案	(140)
十八、血证案	(141)
十九、癥瘕积聚案	(146)
二十、心悸怔忡案	(148)
二十一、不寐案	(150)





二十二、郁证案	(152)
二十三、情志病案	(156)
二十四、积热案	(164)
二十五、虚损案	(166)
二十六、淋证案	(169)
二十七、癃闭案	(170)
二十八、遗精案	(171)
二十九、阳痿案	(172)
三十、缩阴案	(173)
三十一、便秘案	(174)
三十二、关格案	(175)
三十三、厥逆虚脱案	(176)
三十四、戴阳案	(180)
三十五、诸汗案	(181)
三十六、诸痛案	(182)
三十七、诸虫案	(194)
三十八、脚气案	(195)
三十九、疝气案	(196)
四十、中毒案	(197)
四十一、疮疡痈疽案	(198)
四十二、瘰疬案	(203)
四十三、热入血室案	(204)
四十四、经带案	(205)
四十五、胎产案	(209)
四十六、不孕案	(217)
四十七、阴挺案	(218)
四十八、小儿诸疾案	(219)
四十九、七窍诸疾案	(221)
五十、脱肛痔漏案	(226)
五十一、其他案	(227)



附 1

- 一、《回春录》杨序 (237)
- 二、《回春录》周序 (240)
- 三、《回春录》例言 (241)
- 四、《王氏医案续编》(《仁术志》) 序一 (242)
- 五、《王氏医案续编》序二 (243)
- 六、《王氏医案续编》序三 (244)
- 七、《王氏医案续编》例言 (245)
- 八、《王氏医案续编·卷八》卷首语 (246)
- 九、《王氏医案续编》跋 (247)
- 十、《重刊王氏医案三编》序 (248)
- 十一、《半痴山人医案三编》序 (250)
- 十二、题《王氏医案三编》 (252)
- 十三、《王氏医案三编》例言 (253)
- 十四、《王氏医案三编》跋 (255)
- 十五、《重刊归砚录》序 (256)
- 十六、《归砚录》弁言 (257)
- 十七、《归砚录》序 (260)
- 十八、《归砚录》自序 (261)
- 十九、《归砚录》尾语 (263)
- 二十、《乘桴医影》序 (264)

附 2 王孟英医案处方用药特色 (266)



一、温热案

黟人叶殿和，庚寅秋患感。旬日后汗出昏瞢，热甚阴竭之象。医皆束手，乃甥余薇垣浼^①孟英勘之。曰：此真阴素亏，过服升散，与仲圣误发少阴汗同例。此例精当。下竭则上厥，岂得引亡阳为比，而以附、桂速其毙耶？以元参、地黄、知母、甘草、白芍、黄连、茯苓、小麦、龟板、鳖甲、牡蛎、驴皮胶为大剂，投之得愈。（《回春录》）

壬辰八月，范蔚然患感旬余，诸医束手。乃弟丽门悬孟英治之。见其气促音微，呃忒自汗，饮水下咽，随即倾吐无余。曰：伏暑在肺，必由温散以致剧也。盖肺气受病，治节不行，一身之气，皆失其顺降之机，即水精四布，亦赖清肃之权以主之，气既逆而上奔，水亦泛而上溢矣。眉批：妙论。不独治暑为然，凡上而不下之证，皆可类推。但清其肺则诸恙自安。乃阅前服诸方，始则柴、葛、羌、防以升提之，火藉风威，吐逆不已，犹谓其胃中有寒也。改用桂枝、干姜以温燥之，火上添油，肺津欲绝，自然气促音微，疑其虚阳将脱也。径与参、归、蛤蚧、柿蒂、丁香以补而纳之，愈补愈逆，邪愈不出，欲其愈也难矣。亟屏前药，以泻白散合清燥救肺汤，数服而平。（《回春录》）

家叔南山，于秋间患感，日治日剧，渐至神昏谵妄，肢振动惕。施、秦两医皆谓元虚欲脱，议投峻补。家慈闻而疑之，曰：盍^②与孟英商之。孟英诊曰：无恐也，通络蠲痰，可以即愈。用石菖蒲、羚羊角、丝瓜络、冬瓜子、苡仁、桑枝、旋覆、橘络、葱须、贝母、钩藤、胆星为剂，化服万氏牛黄清心丸一颗，覆杯即安，调理半月而愈。（《回春录》）

① 浼（měi 美）：央求。

② 盍（hé 何）：何不。



丙申春蜀人石符生，将赴邓云厓司马之招，经杭抱病，侨于张柳吟之旧馆，亦为寓侧陈六顺治困。居停^①主人知之，即告以柳吟仆病之事，石闻之悚然，亟遣人延孟英诊焉。脉沉而涩滞，模糊不分至数，肢凉畏冷，涎沫上涌，二便涩少，神气不爽。曰：此途次感风湿之邪，失于解散，已从热化，加以温补，致气机愈形窒塞，邪热漫无出路，必致烁液成痰，逆行而上。但与舒展气机，则痰行热降，诸恙自瘳^②矣。以黄连、黄芩、枳实、橘皮、栀子、淡豉、桔梗、杏仁、贝母、郁金、通草、紫菀、竹茹、芦根汁等药，三服而起，调理匝旬遂愈。（《回春录》）

毛允之戊冬患感，初治以温散，继即以滋阴，病日以剧，延至亥春。或疑为百日之劳，或谓是伤寒坏证，而凤山僧主升、柴、芪、术以补之，丁卯桥用轻粉、巴霜以下之，杂药遍投，形神日瘁。乃尊学周延孟英视之。脉来涩数上溢，呃忒口腻，虽觉嗜饮，而水难下膈，频吐涎沫，便秘溺赤，潮热往来，少腹如烙，按之亦不坚满。曰：此病原属冬温，治以表散，则津液伤而热乃炽。继以滋填，热邪愈锢，再施温补，气机更窒。升、柴、芪、术欲升其清，而反助其逆；巴霜、轻粉欲降其浊，而尽劫其阴。病及三月，发热不是表邪；便秘旬余，结涩非关积滞。且脉涩为津液之已伤，数是热邪之留着，溢乃气机为热邪所壅而不得下行，岂非温邪未去，得补而胶固难除，徒使其内烁真阴，上薰清道，以致一身之气，尽失肃清之令。法当搜剔余邪，使热去津存，即是培元之道；伸其治节，俾浊气下趋，乃为宣达之机。何必执参、茸为补虚，指硝、黄为通降哉？以北沙参、紫菀、麦冬、知母、花粉、兰草、石斛、丹皮、黄芩、桑叶、栀子、黄连、木通、银花、橘皮、竹茹、芦根、橄榄、枇杷叶、地栗、海蜇等出入为方。服之各恙递减，糜粥渐加，半月后始得大解，而腹热全消，谷食亦安，乃与滋阴善后而愈。眉批：清热生津，治法固善。然亦此人本元坚固，故屡误之后，犹能挽回，否则亦难为力矣。（《回春录》）

赤山埠李氏女，素禀怯弱。春间汛事不行，胁腹聚气如瘕，减餐肌削，屡服温通之药。至孟秋，加以微寒壮热，医仍作经闭治，势濒于危。乃母托伊表兄林豫堂措办后事，豫堂特请孟英一诊以决之。孟英切其脉

① 居停：寄居的处所。或称寄居这家为“居停”。

② 瘳（chōu 抽）：病愈。



时，壮热烙指，汗出如雨，其汗珠落于脉枕上，微有粉红色，乃曰：虚损是其本也。今暑热炽盛，先当治其客邪，急则治标之法，庶可希冀。疏白虎汤加西洋参、元参、竹叶、荷杆、桑叶。及何医至，一筹莫展，闻孟英主白虎汤，乃谓其母曰：危险至此，尚可服石膏乎？且《本草》于石膏条下致戒云，血虚胃弱者禁用，岂彼未之知也。豫堂毅然曰：我主药，与其束手待毙，盍从孟英死里求生之路耶？遂服二帖，热果退，汗渐收。改用甘凉清余热，日以向安。继与调气养营阴，宿痼亦消。培补至仲冬，汛至而痊，次年适^①孙夔伯之弟。（《回春录》）

庄半夏，芝阶中翰^②之三郎也，闾^③后患感，日作寒热七八次，神气昏迷，微斑隐隐。医者无策，始迎孟英视之。曰：此平昔饮酒，积热深蕴，夹感而发，理从清解，必误投温补，以致热势披猖若是。询之果三场皆服参，且携枣子浸烧酒入闾。初病尚不至此，因连服羌、防、姜、桂，渐以滋甚。孟英曰：是矣。先以白虎汤三剂，斑化而寒热渐已，继用大苦寒之药，泻其结热，所下黑矢，皆作枣子气。旬日后与甘润滋濡之法，两月始得痊愈。（《回春录》）

陈足甫禀质素弱，上年曾经吐血。今夏患感之后，咳嗽夜热，饮食渐减，医作损治，滋阴潜阳，久服不效。秋杪^④，孟英诊之曰：阴分诚虚，第感后余热逗留于肺，阻气机之肃降，搏津液以为痰，此关不清，虽与滋填培补之药，亦焉能飞渡而行其事耶？先清肺气以保胃津，俾治节行而灌溉输，然后以甘润浓厚之法，补实真阴，始克有济。乃尊养山闻之，击节叹服，如法施之，果渐康复。眉批：晡热、夜热，原有肺热、血瘀二候，断非滋补所能愈。况温病之后，咳嗽夜热，显为遗邪在肺，滋阴药愈没干涉矣。（《回春录》）

栖流所司药陈芝田，于仲夏患感，诸医投以温散，延至旬日，神昏谵妄，肢搐耳聋，舌黑唇焦，囊缩溺滴，胸口隐隐微斑，一望而知其危矣。

① 适：旧指女子出嫁。

② 中翰：清代内阁中书之称，掌内阁书写机密文书。

③ 闾（wéi）：科举时代的试院。

④ 杪（miǎo 秒）：树木的末梢。引申为年、月、季节的末尾。



转邀孟英诊之，脉细数而促，曰：阴亏热炽，液将涸矣。遂用西洋参、元参、生地、二冬、知柏、楝实、石斛、白芍、甘草梢、银花、木通、犀角、石菖蒲，大剂投之。孟英能善用大剂，故能起不治之症，亦古人所未有也。次日复诊，其家人云：七八日来小溲不过涓滴，昨药服六七个时辰后，解得小溲半杯。孟英曰：此即转机也。然阴气枯竭，甘凉濡润，不厌其多。于前方再加龟板、鳖甲、百合、花粉，大锅煎之，频灌勿歇。如是者八日，神气始清，诸恙悉退，纯用滋阴之药，调治匝月而瘳。眉批：一派甘寒之药，既可涤热，又以生津，真治温良法也。唯湿温证宜稍加斟酌耳。予谓：孟英学识过人，热肠独具。凡遇危险之候，从不轻弃，最肯出心任怨以图之。如此案，八日后神气始清，若经别手，纵使治法不错，而一二帖后不甚起色，必规避坚辞，致病家惑乱，谋及道旁，虽不死于病，亦必死于药矣。此在医者之识老心坚，又须病家之善于择而任之专也，谈何易耶？且闻孟英尝云：温热液涸神昏，有投犀角、地黄等药至十余剂，始得神清液复者，因温热案最夥，不暇详录，姑识此以告司人之命者。（《回春录》）

»

4

»

石诵羲夏杪患感，多医广药，病势日增，延逾一月，始请孟英诊焉。脉至右寸关滑数上溢，左手弦数，耳聋口苦，热甚于夜，胸次迷闷，频吐黏沫，噤饮咽喉阻塞，便溏溺赤，间有谵语。曰：此暑热始终在肺，并不传经，一剂白虎汤可愈者，何以久延至此也？乃尊北涯，出前所服方见示，孟英一一阅之，唯初诊顾听泉用清解肺卫法为不谬耳，其余温散升提、滋阴凉血，各有来历，皆费心思，原是好方，惜未中病。而北涯因其溏泄，见孟英君石膏以为治，不敢与服。次日复诊，自陈昨药未投，唯求另施妥法。孟英曰：我法最妥，而君以为未妥者，为石膏之性寒耳。第药以对病为妥，此病舍此法，别无再妥之方。若必以模棱迎合为妥，恐贤郎之病不妥矣。北涯闻而感悟，颇有姑且服之之意。而病者偶索方一看，见首列石膏，即曰：我胸中但觉一团冷气，汤水皆须热呷，此药安可投乎？坚不肯服。然素仰孟英手眼，越日仍延过诊，且告之故。孟英曰：吾于是证，正欲发明。夫邪在肺经，清肃之令不行，津液凝滞，结成涎沫，盘踞胸中，升降之机亦窒，大气仅能旁趋而转旋，是一团涎沫之中，为气机所不能流行之地，其觉冷也，不亦宜乎？眉批：论亦根底喻氏，而更加明透。且予初诊时，即断为不传经之候，所以尚有今日，而能自觉胸中之冷。若传人心包，则舌黑神昏，才合吴古年之犀角地黄矣。然虽不传经，延之逾月，热愈久而液愈涸，药愈乱而病愈深，切勿以白虎为不妥，急急投之为



妙。于是有敢服之心矣。而又有人云：曾目击所亲某，石膏甫下咽，而命亦随之。况月余之病，耳聋泄泻，正气已亏，究宜慎用。北涯闻之惶惑，仍不敢投，乃约翌日广征名士，会商可否。比孟英往诊，而群贤毕至，且见北涯求神拜佛，意乱心慌，殊可怜悯。欲与众商榷，恐转生掣肘，以误其病。遂不遑^①谦让，援笔立案云：病既久延，药无小效，主人之方寸乱矣。予三疏白虎而不用，今仍赴招诊视者，欲求其病之愈也。夫有是病则有是药，诸君不必各抒高见，希原自用之愚。古云：鼻塞治心，耳聋治肺，肺移热于大肠，则为肠澼，是皆白虎之专司，何必拘少阳而疑虚寒哉？放胆服之，勿再因循，致贻伊戚也。坐中顾听泉见案，即谓北涯曰：孟英肠热胆坚，极堪倚赖，如犹不信，我辈别无善法也。顾友梅、许芷卿、赵笛楼亦皆谓是。疏方以白虎加西洋参、贝母、花粉、黄芩、紫菀、杏仁、冬瓜仁、枇杷叶、竹叶、竹茹、竹黄。而一剂甫投，咽喉即利，三服后，各恙皆去，糜粥渐安，乃改甘润生津，调理而愈。予谓此案不仅治法可传，其阐发病情处，识见直超古人之上。（《回春录》）

刘廉方，常州名士也，在西湖受暑，移榻于崔仲迁别驾处，医治垂危。庄芝阶舍人拉孟英往诊之。裸卧昏狂，舌黑大渴，溺赤便秘，脉数而芤。与犀角地黄汤加减服之，神识已清，略能进粥。次日复诊，颇知问答，大有生机，仍处甘凉法以赠之，并嘱伊格外谨慎。而越日庄半夏诣孟英偕往诊视，见其目张睛瞪，齿露唇焦，气喘汗出，扬手掷足，而不可救药矣。众楚交咻，谓是寒凉药凝闭而然。孟英曰：病之宜凉宜热，汝辈不知也；脉乃皮里之事，汝等不见也。吾亦不屑为之争辩。唯目瞪唇焦，人所共睹，则其死于何药，自有定论。遂拂衣出，半夏再三请罪，孟英曰：俗人之见，何足介怀？是非日后自明，于我心无嫌焉。第斯人斯病，皆可惜也。既而始知有人主热药以僨^②事，岂非命耶？仅二载而仲迁病，孟英闻之曰：殆矣。盖知其阴虚而受暑湿，恐主药者未必能悔悟于前车也。后果闻其广服温补之剂，以致真阴竭绝而死。覆辙相寻，迷而不醒，可哀也已！（《回春录》）

甌镇孙总戎令郎楚楼，自镇江来浙，主于石北涯家。途次即患寒热如疟，胁痛痰嗽。北涯见其面顴形瘦，颇以为忧，即延医与诊。医谓秋疟，

① 遑（huáng 皇）：闲暇。

② 僨（fèn 奋）事：犹言败事。



与疏散方，北涯犹疑其药不胜病，复邀孟英视之。曰：阴亏也，勿从疟治。以苇茎汤加北沙参、熟地、桑叶、丹皮、海石、旋覆、贝母、枇杷叶为剂。北涯见用熟地，大为骇然。孟英曰：君虑彼药之不胜病，吾恐此病之不胜药，赠此肃肺润燥、滋肾清肝之法，病必自安。楚楼闻之，叹曰：妙手也，所论深合病情。前在姑苏，服疏散药甚不相安，居停无疑，我服王公之药矣。果数日而痊，逾旬即东渡赴瓯去。（《回春录》）

姚雪蕉孝廉^①之太夫人，年逾花甲，患感两月，医皆束手，始延孟英诊之。身已不能转侧，水饮难于下咽，声音不出，便溺不通。曰：此热邪逗留不去，津液剥削殆尽，计其受病之时，正当酷暑，岂即温补是投，但知其虚而不知其病耶？阅前服诸方，唯初手顾听泉从吸受暑邪，轻清开上立治，为合法耳，余方非不是起死回生之药，其如与病无涉何，而阮某小柴胡方，服之最多。盖医者执此和解之法，谓不犯汗、吐、下三者之险，岂不稳当？病家见其参、胡并用，谓补正祛邪具一举两全之美，最为上策。孰知和解足少阳传经伤寒之剂，不可以概和各经各气之各病，徒使参、胡提升热邪以上逆，致一身之治节，无以清肃下行；而姜、枣温膩湿浊于中焦，致运化之枢机，失其灌溉之布，气机愈窒，津液愈干，和解之汤愈进，而气愈不和，病愈不解。今则虽有良治，而咽喉仅容点滴，气结津枯，至于此极，英雄无用武之地矣。雪蕉昆季，力恳挽救。乃疏甘凉清润之方，嘱其不限时刻，不计多寡，频以水匙挑入，使其渐渗下喉。而一日之间，仅灌一小杯许，其病势之危，于此可想。直灌至旬余，气机始渐流行，药可服小半剂矣。人见转机之难，不无议论旁生，赖孟英静镇不摇，乃得日以向愈，粥食渐加，唯大解久不行，或以为忧。孟英曰：无恐也，水到渠成，谷食安而津液充，则自解矣。若欲速妄攻，则久不纳谷之胃，尚有何物以供其荡涤哉！至九月下旬，始有欲解之势，孟英连与补气益血之药，尚不能下，于前方加蜣螂一对，热服即解。凡不更衣者，计及五十日矣，闻者莫不惊异。继以平补善后而痊。（《回春录》）

金宽甫，初冬患感，局医黄某，闻其向来不拘何病，总须温药而痊，胸怀成见，进以姜、桂之方，渐至足冷面赤，谗语烦躁，疑为戴阳而束手

① 孝廉：明清对举人的称呼。



矣。举家徬徨，延孟英诊焉。曰：此伏邪晚发，误与升提，热浮于上，清解可安。宽甫犹以向不服凉药，为疑方中芩、连之类，坚不肯用，乃兄愿谷中翰，极力开导，督人煎而饮之，果得霍然。（《回春录》）

周晓沧乃郎品方患冬温，所亲顾听泉知其体属阴亏，病非风寒也，不犯一分温升之品，而证不能减，势颇可危，乃虚怀转邀孟英诊之。曰：所治良是也。但于方中加贝母、杏仁、紫菀、冬瓜子等味，与之遂效。可见药贵对病，虽平淡之品，亦有奇功。孟英尝云：重病有轻取之法。于此可见。（《回春录》）

石芷卿患感，张某连投柴、葛药，热果渐退，而复热之后，势更孔^①甚，乃延孟英诊焉。先以梔、豉、芩、连等药，清解其升浮之热，俟邪归于府，脉来弦滑而实，径用承气汤下之。时其尊人北涯赴瓯，无人敢主其可服否也，另招他医决之，以为太峻，且腹不坚满，妄攻虑变，举家闻之摇惑，暮夜复悬再诊。孟英辩论洋洋，坚主前议，服后果下黑矢。次日大热大汗，大渴引饮，孟英曰：此府垢行而经热始显。与竹叶石膏汤，二剂而安。继以育阴充液，调理而康。（《回春录》）

季秋顾听泉邀孟英视康侯副转之恙，切其脉滑数，而右歇左促，且肝部间有雀啄，气口又兼解索。望其面宛如熏黄，头汗自出，呼吸粗促，似不接续，坐卧无须臾之宁，便溺涩滞，浑赤极臭，心下坚硬拒按，形若覆碗，观其舌色，边紫苔黄，殊不甚干燥。问其所苦，曰：口渴甜腻，不欲饮食，苟一合眼，即气升欲喘，烦躁不能自持，胸中懊恼，莫可言状。孟英曰：此由湿热误补，漫无出路，充斥三焦，气机为其阻塞而不流行，蔓延日久，津液为之凝滞而成痰饮，不啻人禽杂处，苗莠同畴，邪正混为一家。医见肢冷自汗，不知病由壅闭而然，欲以培正，而邪气方张，得补反为树帜，岂非资寇兵而资^②盗粮哉？非其类者锄而去之，乃为吃紧之治。听泉曰：良是也。夏间起病，闻自心悸少寐，杨某以为虚而补之，时尚出差办事，暑湿外侵，受而不觉，迨闾差未竣，其病斯发，而诸医之药，总

① 孔：甚。

② 资（jī 基）盗粮：资，以物送人，以粮食给盗贼。比喻助人为恶或行动有利于敌人。



不外乎温补一途，以致愈补愈剧。今拟温胆法待君可否？孟英曰：脉证多怪，皆属于痰，今胸痞如斯，略无痰吐，盖由痰能阻气，气不能运痰耳。宜于温胆中加薤白、萎仁，通其胸中之阳；又合小陷胸为治饮痞之圣法；参以枳、豉泄其久郁之热，以除懊悵；佐以兰草，涤其陈腐之气而醒脾胃。听泉深然之。连投二剂，各恙皆减，脉亦略和，而病者以为既系实证，何妨一泻而去之。连服大黄丸二次，承气汤半帖。孟英急止之曰：畏虚进补固非，欲速妄攻亦谬。盖湿蒸为热，灼液成痰，病非一朝一夕而成，治以上下分消为是，不比热邪传府，可一泻而愈也。越日下部果渐肿，孟英曰：攻痞太速之戒，古人不我欺也。与听泉商以前法加黄芩合泻心意，再配雪羹投之，痰果渐吐，痞亦日消，而自腹至足，以及茎囊，肿势日加。孟英谓：势已如此，难以遽消，但从三焦设法，则自上而下，病必无虞。与听泉商用河间桂苓甘露饮意。而姚平泉孝廉，力主崇土胜湿之法，深以寒凉为不可用，众议仍投前日之药。孟英曰：前药原可服也，嫌力不足耳。次日痰中带血甚多。孟英曰：湿热熏蒸不已，自气及营矣。与听泉暨王子能参军商，以知、柏、生地、犀角、鳖甲、白芍、苡仁、贝母、石斛、茅根、麦冬、滑石、栀子、藕汁、童溺，投之而止。逾数日又吐，且肢冷自汗，心馁畏脱。姚平泉谓气不摄血，当主归脾汤以统之。举家皇皇，连请诊脉者三次。孟英曰：脉来屡变，陈芝江所以不能指实其病，而杨、阮诸人皆疑为大虚之候也。然望闻问切，不可独凭于指下，今搜如赭石汤，浑赤有脚，其为湿热之病，昭昭若揭。初伤于气分，则津液受灼以为痰，渐及于营分，则阴血不安而妄溢，邪气内盛，岂非病实，而真实类虚，吾不受病之欺也。坚守前议，静镇不摇，服两剂果止。孟英曰：血之复吐也，由于气分之邪以扰及也，欲清气道之邪，必先去其邪所依附之痰。盖津液既为邪热灼烁以成痰，而痰反即为邪热之山险也，不妨峻攻其实，而缓行其势。眉批：前云不可妄攻，此又投峻下之剂，何也？盖前徒攻其热，故不中病而致生他证，此则直攻其痰，始能与病相当也。进滚痰丸三钱，得下泄气一次。副转云：四十日来未有之通畅也。连投数日，始解胶痰黑矢多遍，而小溲亦渐清长，苔色亦退，寝食遂安，唯下部之肿犹尔也。马香崖、陆虚舟皆主实脾行水之法，孟英曰：谛参脉证，病不在脾，况善饥便燥，口渴溺多，吾方虑转消证，亟投甘润之不遑，恶可渗利伤阴，补土劫液耶？且脾虚下陷之肿，与湿盛而肿之肿，其膝之上下内外形势，必然相贯。今膝之上下内外凹凸迥判，毫不毗连，盖由湿热所酿之痰饮，既误补而痞塞中焦，复妄攻以流窜隧络，所谓不能一荡而竭，势必旁趋四射，吾



当以法取之。会又咳痰带血，而精神食饮如常。孟英曰：无恐也，此乃前次嚼三七太多，兜涩留瘀，最不宜用，吐而去之极妙，但须金水同治，冀咳止而血络不震动为要耳。与甘露饮加藕汁、童溺服之。四剂而止，咳嗽亦宁。于是专治其下部之肿以固本，加知、柏、贝母、花粉、旋覆、橘络、丝瓜络、羚羊角、楝实、葱须、豆卷、薏苡、竹沥，出入为剂。二三帖间，其高突隆肿之处，即觉甚痒，搔之水出如汗，而作葱气。六七日后，两腿反觉干瘦燥痛，茎囊亦随之而消矣。孟英曰：用此润药消肿，尚且干痛咽燥，设从他议而投燥脾利水之法，更当何如哉？盖寒湿则伤阳，热湿则伤阴，血液皆阴也。善后之法，还宜滋养血液，稍佐竹沥以搜络中未净之痰，使愈后不为他日之患，更属法中之法。服之饮食中节，便溺有权，幸无消渴之虞，而竟愈焉。（《回春录》）

程燮庭乃郎芷香，今春病温，而精关不固，旬日后陡然茎缩寒战。自问不支，人皆谓为虚症，欲投参、附。孟英曰：非症也。平日体丰多湿，厚味酿痰，是以苔膩不渴，善噫易吐，而吸受风温，即以痰湿为山险，乘其阴亏阳扰，流入厥阴甚易，岂容再投温补以劫液，锢邪而速其痉厥耶？伊家以六代单传，父母深忧之，坚求良治。孟英曰：予虽洞识其证，而病情辘轳，纵有妙剂，难许速功，治法稍乖，亦防延损。虽主人笃信，我有坚持，恐病不即瘳，必招物议，中途歧惑，其过谁归？倘信吾言，当邀顾听泉会诊，既可匡予之不逮，即以杜人之妄议。程深然之。于是王、顾熟筹妥治。午后进肃清肺胃方，以解客邪，蠲痰湿而斡枢机；早晨投凉肾舒肝法，以靖浮越，搜隧络而守关键。病果递减。奈善生嗔怒，易招外感，不甘淡泊，反复多次。每复必茎缩寒战，甚至齿缝见紫血瓣，指甲有微红色，溺短而浑黑极臭。孟英曰：幸上焦已清，中枢已运，亟宜填肾阴，清肝热。以西洋参、二冬、二地、苡蓉、花粉、知、柏、连、楝、斛、芍、石英、牡蛎、龟板、鳖甲、阿胶、鸡子黄之类，相迭为方，大剂连服二十余帖，各恙渐退。继以此药熬膏晨服，午用繆氏资生丸方，各品不炒，皆生晒研末，竹沥为丸，枇杷叶汤送下。服之入秋，始得康健。孟英曰：古人丸药皆用蜜，最属无谓，宜各因其证而变通之，此其一法也。眉批：此四损证之最重者，治稍不善，变证纷如，便不可保，此案深可为法。（《续编》）